

Friedrich Nietzsche

尼采经典著作



Friedrich Nietzsche

权力意志

Der Wille zur Macht

〔德〕尼采 著 孙周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尼采经典著作

Friedrich Nietzsche

权力意志

Der Wille zur Macht

尼采晚期笔记精选

〔德〕尼采 著 孙周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意志/(德)尼采(Nietzsche, F.)著;孙周
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 Der Wille zur Macht

ISBN 978-7-208-13679-3

I. ①权… II. ①尼… ②孙… III. ①权力意志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6435 号

责任编辑 薛羽

封面设计 张志全

权力意志

[德]尼采 著 孙周兴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2 插页 4 字数 441,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679-3/B·1172

定价 78.00 元

中文版前言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年)是汉语世界被读得最多的欧洲思想家。尼采的重要著作屡屡被重译、重版,特别是中期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据说已经有超过15个中文译本,可谓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叹。

尼采书好读,但其实并不好懂。

还有,尼采著作量巨大。目前被认为比较权威的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KSA)共15卷,科利版《尼采书信全集》(KSB)共8卷,加上梅特(Mette)等编的《尼采早期著作集》共5卷,三者加起来共有28卷。每卷译成中文约有40万汉字,总共就有近1400万字了。要统统念完,几乎没有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除非是偏重文献的专业研究人员,一般读者当然不需要把尼采读完。

国人自小到大,被一套“力争上游、决不掉队”的竞争教育制度所框定,少年们过度学习(读的是机械刻板教材),青年们烦了读书,成年人则少有自觉读书的。如此一来,实际上少有人真心读书。这事想想好笑,最重视读书的国家最少人读书。

但无论如何,对于特定人群来说,尼采还得读,还值得一读。为了节约生命,就要挑着读。就尼采来说,哪些是最有必要读的书?我认为主要有三种:一是《悲剧的诞生》,二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三是《权力意志》。有这三种,够了(如若还要加一本,大概应列入《快乐的科学》)。

一、《悲剧的诞生》是青年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当教授时的作品,讨论主题是作为最佳文艺种类的希腊悲剧,说白了,是讨论悲剧之生和悲剧之死的。此时尼采还有不少演讲稿和文稿,生前并未印行,后被收列为《巴

塞尔遗著》，内容多与《悲剧的诞生》相关，也有延伸到早期希腊哲学（所谓“悲剧哲学”）的讨论的。我们从中选出几篇有意思和有新见的，以丰富《悲剧的诞生》。如此，《悲剧的诞生》一卷可达 20 万汉字。

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能是尼采著作中最有名的一本，更可以说是尼采著作中最可读、也最不好懂的一本——此书副题就叫“一本为所有人而又不为任何人的书”。此书一开头就提出了骇人听闻的判词“上帝死了”，尼采成熟时期关于“超人”、“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的核心思想，均在其中得到了传达。又因为此书以文艺手法写成，诗意盎然，是好读不好懂的典范。《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卷有 40 万汉字。

三、《权力意志》是尼采晚期笔记，是一本未竟之作，这些笔记是他所谓的“哲学主楼”准备的。尼采雄心勃勃的大书计划（形而上学计划）虽未既，但已有相当成熟的构思。尼采妹妹、施莱希塔等编辑过几个《权力意志》版本，均不理想，且经常受到差评。科利版的编者则以编年顺序来呈现这个时期的全部笔记，主要收在《尼采著作全集》（KSA）的第 11、12、13 卷中，从时间上讲起自 1885 年 4 月，迄于 1889 年 1 月初。我已经译出的《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其实是科利版的第 12、13 卷，未及第 11 卷，就此而言，完备性仍然是不够的。然而第 12、13 卷已经是洋洋百万言，繁芜累赘，许多内容未必有啥意思，需要筛选。故国外已出版了几个“选本”。我参考现有选本，从第 12、13 卷中选出精萃部分，又补译了第 11 卷的部分笔记，编译成中文版《权力意志》精选本，字数节约了许多（但内容仍超出了现有几个外文选本的量），约 40 多万汉字。

如此算来，上列三卷共有 100 万汉字左右，便是比较得体和比较完备的尼采读物了。我们名之为“尼采三书”。译事严格依据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KSA），原版各式要素均予以保持，包括有时不免繁琐的编者注释。除第一卷（《悲剧的诞生》卷）“附录”部分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文采用了李超杰教授的译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一文是由余明锋博士翻译的，其他译文均由我自己完成。

孙周兴

2015 年 5 月 25 日记于沪上同济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第 11 卷	1
34. 1885 年 4 月至 6 月	3
35. 1885 年 5 月至 7 月	31
36. 1885 年 6 月至 7 月	40
37. 1885 年 6 月至 7 月	50
38. 1885 年 6 月至 7 月	58
39. 1885 年 8 月至 9 月	66
40. 1885 年 8 月至 9 月	67
41. 1885 年 8 月至 9 月	84
42. 1885 年 8 月—9 月	90
43. 1885 年秋	92
44. 1885 年秋	95
第 12 卷	97
1. 1885 年秋至 1886 年春	99
2. 1885 年秋至 1886 年秋	118
3. 1886 年初至 1886 年春	166
4. 1886 年初至 1886 年春	167

5. 1886 年夏至 1887 年秋	171
6. 1886 年夏至 1887 年春	194
7. 1886 年底至 1887 年春	197
8. 1887 年夏	214
9. 1887 年秋	219
10. 1887 年秋	257
第 13 卷	311
11. 1887 年 11 月至 1888 年 3 月	313
14. 1888 年春	362
15. 1888 年春	414
16. 1888 年春至 1888 年夏	430
17. 1888 年 5 月至 6 月	439
18. 1888 年 7 月至 8 月	447
21. 1888 年秋	448
22. 1888 年 9 月至 10 月	449
23. 1888 年 10 月	450
24. 1888 年 10 月至 11 月	454
25. 1888 年 12 月至 1889 年 1 月初	469
科利版编后记	472
尼采手稿与笔记简写表	494
编译后记	499

第 11 卷

[34. 1885年4月至6月]

34 [3] ^[1]

青年时代我有过不幸：一个十分模棱两可的人挡了我的路^[2]：当我认识到他的本质时，即知道他是一个大戏子，对任何事物都不会真诚对待（即便音乐也是如此），这时候我就变得十分讨厌，十分病态了，以至于我以为，所有知名人士都是戏子，不然他们是不会出名的。在我称之为“艺术家”的人身上，主要特征正是表演的力量。

34 [4] ^[3]

我曾多么矫饰地讲出了自己当作“狄奥尼索斯因素”来感受的东西！讲得多么学究气，多么的单调，哪怕只是为了产生效果，为几代语言学家打开一个新的工作领域，讲得还远远不够深奥呐！因为这个通往古代的通道被完美地掩埋起来了；那些自大之人，特别是自以为要超过希腊人、比希腊人更聪明的人，例如歌德和温克尔曼之流，他们连希腊人的一点儿味儿都闻不到。看起来，希腊世界比当今学者们那种纠缠不休的研究方

[1] 参看 41[2]；41[9]。——编注

[2] 显然暗指理查德·瓦格纳。——译注

[3] 关于《悲剧的诞生》。——编注

式所愿望的要隐蔽得多，要奇异得多。如果说这里向来有什么要被认识的话，那肯定只是经由相同者而达到的相同者。再说了，唯有来自涌动的源泉的体验——它们同样给出那只全新的大眼睛，重新去认识过往世界中的相同者。

34 [11]

我们时代靠早先时代的道德过活。

34 [12]

帕斯卡尔受到如下观念的伤害，所谓天气即明朗的天空影响了他。现在——环境理论是最适意的：一切都会产生影响，结果就是人本身。

34 [17]

狄奥尼索斯的。作为学者去谈论一件事，一件我作为“经历者”可谈论的事，这是何种可怜的羞怯呢。而且，这与必须创作者、与“美学”何干！人应当干自己的活，让好奇心见鬼去吧！

34 [30]

我们身上的感官之感知是无意识地发生的：被我们意识到的一切，都已经是被加工过的感知

34 [31]

他为自己搞大解脱——他并不要求他人大解脱，甚或把向他人传达和强求这种大解脱视为自己的义务

34 [36]

真正说来，“信仰”问题就是：本能是否比推理更有价值？以及为什么？

在关于“知识与信仰”的诸多争执当中，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隐瞒了这个估价问题。

苏格拉底幼稚地拥护理性而反对本能。（但从根本上说，他却是服从一切道德本能的，只不过带着一种错误的动机说明：仿佛动机是出于理性的。柏拉图之类亦然。）

柏拉图不由自主地寻求一点，即：理性与本能意愿的是同一个东西。直到今天的康德、叔本华和英格兰人也是如此。

在信仰中，对最高权威的服从之本能被置于优先地位，也就是一种本能。绝对命令乃是所想望的一种本能，在其中这种本能与理性是一回事。

34 [38]

人们可要原谅我做这样一个狂妄的断言：正因为我对女性的看法比那些女性解放主义者更高、更深，也更科学些，所以我反对女性解放：我更

好地知道女性的强项在哪儿，我说她们：“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1]。她们在消解自己的本能！用她们现在的种种努力。

34 [46]

如果我有某种统一性在自己身上，那么，这种统一性肯定不在有意识的自我以及情感、意愿和思维中，而是在别的地方：在我整个机体所具有的保存着、占有着、离析着、监视着的聪明中，而我的有意识的自我只不过是整个机体的一个工具。——情感、意愿、思维处处都只显示出终极现象，后者的原因是我完全不知道的：这些终极现象接踵而来，仿佛一个是从另一个中得出来的，但很可能这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这种形态的原因可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终极原因使我产生了逻辑联系或者心理联系的印象。我要否认的是，一种精神现象或者灵魂现象是另一种精神现象或者灵魂现象的直接原因——尽管看起来是这样。真实的原因世界对我们来说是蔽而不显的：它是极其复杂的。理智和感官是一个首先具有简化作用的系统。但我们能够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乃是虚假的、缩小了的、逻辑化了的原因世界。我们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就此而言我们才“认识”。

身体之研究得出一个关于无以言表的复杂性的概念。

倘若我们的理智不具有某些固定的形式，那也就不能存活了。但由此丝毫没有证明一切逻辑事实的真理性。

34 [48]

注意！某种清醒的大脑和某种善良的意志：由于趣味的原因，人

[1] 参看《新约·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行。——编注

们再也不能坚持“为供奉上帝”而正确地解说自己的体验，我的意思是说，到处都可以看到上帝关怀、警告、惩罚、教育的痕迹。正如一位出色的语文学家（一般地就是每一个经过语文学训练的学者）会讨厌错误的文本解说（例如那些站在布道台上的新教说教者的解说——因此博学的阶层再也不去教〈堂〉了——），正是如此，而不是由于伟大的“德性”、“正直”等等，关于一切体验的宗教阐释的伪币铸造才让人倒了胃口。——

34 [49]

我们对简洁、条理清楚、规则、明亮的乐趣，某位德国“哲学家”终于从中得出诸如逻辑和美的一种绝对命令之类的东西——我承认这方面有一种强大的本能。这种本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在我们的全部感官活动中起着支配作用，对我们丰富的真正的感知（无意识的感知——）进行归纳、规整、同化，等等，并且把它们首先以这种安排好的形态展示给我们的意识。这种“逻辑的东西”，这种“艺术的东西”，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活动。是什么使这种力量变得如此独立自主呢？显然，若没有这种力量，面对混杂不堪的种种印象，任何生命体都没法生活下去。

34 [53]

对因果性本能的批判。

一种信仰，相信行为都根据动机而发生；在人们根据有意识的生命体来想象一切事件的时代里，这种信仰本能地逐渐被一般化了。“每个事件皆根据某个动机而发生：causa finalis[目的因]就是 causa efficiens[结果

因]”——

这种信仰是错误的：目标、动机都是手段，是使一个事件变得可为我们理解和应用的手段。——同样，这种信仰的普遍化也是错误的、不合逻辑的。

没有目的。

没有意志。

34 [54]

相反的时间秩序。

“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这种作用向大脑发出信号，在那儿得到整理、成形，被归结于它的原因：然后原因被投射，于是事实才为我们所意识。这就是说，现象世界只有在“它”已经起作用，而这种作用已经得到加工处理之后，才作为原因显现给我们。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断地颠倒了事件的秩序。——当“我”观看时，它^[1]已经在看某种不同的东西。有如在疼痛时的情况。

34 [55]

对感官的信仰。如果有我们的理智的基本事实，那么，它就是从感官中接收它要解释的原材料的。从道德意义上考察，理智对待感官所提供的原材料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受真理之意图引导的，而是由一种求征服、同化、营养的意志来引导的。我们持久的机能是绝对自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毫不迟疑的、精致的。把命令和服从推向极致，从而能够完全

[1] 此处“它”(es)指前半句中的“我”(ich)。——译注

服从，个别器官就有了很大自由。

目的信仰中的谬误。

意志——一种多余的假设。

相反的时间秩序。

对因果性信仰的批判。

对感官的信仰乃是我们的生命的基本事实。

核心—强力——本质上不允许与它所统治的东西区分开来。

发生史不能说明特性。后者必须已经得到了认识。历史学的说明乃是一种还原，即还原到一种我们所习惯的彼此重叠(Aufeinander)：通过类比。

34 [58]

数字乃是我们轻便地摆弄世界的大手段。只要我们能数数，也即能感知一种恒定性，那么我们就这样理解。

34 [66]

总是反讽(*ironice*)：看着这样一个真诚的思想家，这真是一种可贵的感觉。但更惬意的是发现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他根本上意愿某种不同的东西，而且其意愿方式十分鲁莽。我相信，苏格拉底的魔力在于：他有一个灵魂，背后还有一个灵魂，那背后还有一个灵魂。在最前面那个灵魂中，躺着色诺芬，在第二个灵魂中则是柏拉图，而在第三个灵魂中仍旧是柏拉图，但却有着他自己的第二个灵魂的柏拉图。柏拉图本身是一个有着许多暗洞和表面功夫的人物。

34 [67] ^[1]

注意！就其最根本的本能而言，我们时代乃是怀疑的：几乎所有比较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都是这样，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悲观主义，说不（*Nein-sagen*）只是更容易让精神感到舒适：我们这个弥漫着民主空气的潮湿时代是尤其舒适的。在精神比较娇弱敏感的时候，它就说：“我不知道”，“我相信自己，再也不信任何人了”，“我再也不知道从何而来，还去往哪里”，还有“希望——”，这些都是说谎者或者煽动性演说家和艺术家们的惯用语。怀疑——是某种生理学特性的表达，这种特性在许多物种大杂交的时候必然会出现：许多遗传下来的价值评估是相互冲突的，阻碍着彼此的发展。在这里最缺失的力量就是意志：因此，对于责任有大恐惧，因为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躲在集体后面，这就叫“滥竽充数”^[2]。于是形成了一个群盲种类：谁若具有一种强大的、命令性的和大胆意志，他就一定会在这样的时代里获得统治地位。

34 [68] ^[3]

人们抱怨，迄今为止哲学家们搞得多么糟糕：真相是，在任何时候，一个强大的、狡诈的、放肆的、无情的精神的教育的条件，比今天都要有利些。在今天，教唆者之精神，也包括学者之精神，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人们且来看看我们的艺术家：是否他们因为一种放纵差不多全都会走向毁灭。他们不再变得专横暴虐，因而他们也不再学习对自身施暴。

[1] 参看《善恶的彼岸》，第 208 节。——编注

[2] 德语原文为：Eine Hand deckt die andere，字面意思为：一手盖住另一手。——译注

[3] 参看 37[14]。——编注